



探艺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探 艺 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编辑部 编

社都

责任编辑：张晓谷
封面设计：田 丰

探 艺 景 (龙门阵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173千
1984年2月第一版 198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 600 册

书号：10118·773 定价：1.02 元

小 引

中国古典文学储存着极其丰厚的艺术珍藏。

你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湖吗？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东南九十五公里处有一个神秘的沥青湖，面积约四十七公顷。此湖近看如一片荒地，其中无水，全是漆黑的沥青。自1870年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已开采了数千万吨沥青。然而，湖面并未因此而下降，新冒上来的沥青浆呈乳峰状，不消一天就能填平采掘坑，湖中沥青取之不尽。

我国文学遗产的艺术宝藏不正是有点象湖中沥青那样取之不竭。

可惜这份遗产的艺术宝藏开采的太少了，而我们之所以要“探艺”，也就是准备在采掘方面出一点绵薄之力。

既曰“探”，只不过作一点摸索的工作而已，还说不上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先写论文札记、论文片断、论文摘要等

等。这种作法也适用于文学遗产的“探艺”。

因此，我们打算先从点点滴滴的探讨做起。

摄取的是：天空里的一抹彩霞、一颗流星、一缕月光；

拾到的是：海滩上的一粒圆砂、一只贝壳、一枚石子……

折下的是：园林中的一节青枝、一片绿叶、一朵小花……

成如容易却艰辛。探的虽是艺术上的零边碎角，却也并非不费一点力气。如果象从树枝上拿下梨子，那就不是探而是摘了。摘是顺手取物，而探却要从一大堆矿砂中淘取一点真金。倘若探索者不具备识别艺术矿石的敏锐眼光和进行冶炼的熟练技能，那么，即使长期蹲在矿山，也还不能制造出艺术上的不锈钢来。

同时，在探的过程中，有探对的，也有探错的，更有对、错掺杂的，甚至还有稚气得令人捧腹的。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实不瞒你：那不过是江湖骗子的花言巧语罢了。而瑕瑜互见，却是实情。不妨随便翻翻，也许会扩大几寸视野，增添几分兴味，不致空手而回。这便是小中见大，微观里面有宏观。

目 次

小引

- 古诗欣赏的美学探索 王世德 (1)
屈原与江山 吴野 (61)
艺术中的傻趣 谢桃坊 (72)
浅谈唐宋诗中的“理语”和
“理趣” 陈子谦 (85)

析“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 外” 王克华 (97)

- 杜诗之“眼” 马进 (106)
辨“偷” 张志烈 (113)

别是一番风致

- 元散曲赋法运用的一二特色 廖全京 (125)

苏黄的题画诗 陈思苓 (135)

- 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 谢桃坊 (146)

野草中的鲜花

- 《笔记》与创作借鉴漫笔 碎石 (159)

无句可摘与句中有眼 竹亦青 (164)

画眼睛

- 读《左忠毅公逸事》 蔡行端 (173)

“闲笔”不“闲” 赵志祥 (180)

雕虫杂记 碎石 (184)

痴

杨升庵与民歌一则

奇峰突起

入微点滴谈

比喻

《张大千画说》谈片 包立民 (194)

淡墨写思魂

——读卢照邻《梅花落》 张志烈 (204)

余味无穷 传诵不衰

——李白《早发白帝城》赏析 李谊 (212)

记庞石帚先生谈李白《菩萨

蛮》的真伪问题 魏炯若 (220)

不相连属的连属

——读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贺常彬 (233)

珠连璧合放异彩

——杜诗《题韦偃画马歌》浅析 李谊 (244)

女校书的雄声

——读薛涛《等边楼》 金国永 (248)

何妨吟啸且徐行

——苏轼词《定风波》略评 陶道恕 (258)

诗如其画，形神兼备

——文同《东谷园谭》诗赏析 金丹 (267)

清淡中见深沉

- 谈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诗
..... 柳含池 (278)

“流一汪儿水，是一汪儿泪”

- 赵熙听雨词《婆罗门令》浅析
..... 陶道恕 (285)

新题材更新思想 新语言兼新感情

- 读《散宜生诗》 邯郸学 (297)
“奔月” ——奇幻的神话意境
..... 周 明 (307)

论情节的艺术魅力

- “曹操煮酒论英雄” 王克华 (312)
斗战胜佛礼赞 吴 野 (320)
“空城计”新议
——司马懿为什么不攻而退 葛世大 (330)
留给读者去想象 赵志祥 (336)

薛宝钗的《柳絮词》与侯蒙

- 秋 穗 (341)

画鬼并不容易 赵志祥 (343)

我这豆腐不结实 蔡行端 (345)

沉郁悲愤的交响音画

- 《桃花扇》中〔哀江南〕套曲的技巧
..... 廖全京 (351)

古诗欣赏的美学探索

王世德

小引

中国古典诗歌，是世界闻名的文艺宝库之一。它是每一个文艺的创作者和鉴赏者必读作品。

古诗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句，有浓郁的诗味与深远的意境，千古传诵，至今仍是被人们喜爱的艺术珍品。为什么会这样？这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这就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希腊艺术和史诗那样：“困难是，它们何以仍能给我们从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

这也是审美欣赏的一个特点：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受到艺术欣赏的感染，如饮醇醪，陶醉其中，吟玩不已，赞叹其美，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说不出它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认为它美。

但是，探究古诗何以能有不朽的艺术魅力，何以至今仍然对我们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十分必要的迫切的工作。多少年来，我们较多地着重从政治思想、教育意义上研究古诗，对于它如何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来表现深刻而丰富的感情内容，如何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艺术形象，以激起人们的美感，却研究得很不够。“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毛泽东：《实践论》），理解这些方面的问题，就能帮助读者提高审美水平，帮助作者更自觉地学习和借鉴怎样运用美学原理进行创作。

一、通过典型形象的“蒙太奇”

（组接），揭示独特的

美学发现

让我们先从著名的唐诗中找两句众所周知的诗，来探讨一个艺术创作中的美学原理。

杜甫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能够全部记忆这首诗，背诵五百字的人不一定很多，但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却可说是读过唐诗的人都能记忆背诵的。这两句诗通俗易懂，反映的虽然是阶级社会中寻常可见的事实，但却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因为，作者满怀激情对生

活有独特的美学发现，有真切强烈的审美感受。豪富人家宴饮酒肉，吃用不完，剩余物资竟然多到发臭了；穷苦的劳动人民做牛做马却得不到温饱，无家可归，冻饿而亡，倒毙于路；这两种现象，人们习以为常，看得很平淡，被作者审美的“镜头”所摄取，充分显示出了事实的美学意义：这阶级对立的社会太不合理，太不公道了！这种丑恶的畸形现象是怎样令人不能容忍啊！

梅圣俞对欧阳修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尤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

杜甫这两句诗，就是“意新语工”，对生活现象作出了他独特的美学发现。它对阶级社会不合理的丑恶现象发出了强烈控诉，同时表现出了作者对他所肯定的美学理想的追求。这种深刻的审美感受要通过一个典型的情景表现出来，是很难的，决不能“率意”随便写。

杜甫通过“如在目前”的形象，表现出了这种审美感情，做到了“意新语工”，并且通过这个“如在目前”的“难写之景”，传达出了“见于言外”的、诗句的字面上所没有写出来的“不尽之意”，传达出了这两句诗各自所表现的两个意思以

外的第三个意思。

这就好象电影的两个镜头组接在一起的“蒙太奇”，能使观众从而感受到两个镜头各自表现的意思之外的第三个意思。我们要理解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炸药”和“点火”这两个镜头组接在一起，使观众产生的感受是第三个意思：“即将爆炸！”这正是文艺激起审美感受的一条美学原理：经过选择、概括、典型化的艺术形象，能够使读者感受到的，决不止是这个形象本身表面的美丑意义，而更主要的是这些形象组接为形象体系内部的逻辑联系所表明的美丑意义。读者对它的感受，表面上似乎是不假思索的直接感性反应，实际上是建立在读者过去生活经验中对这些生活现象的本质已有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的“更深刻的感觉”。

“朱门酒肉臭”和“路有冻死骨”这两个现象的画面，象两个电影“镜头”组接在一起，使读者立刻把两个平常习见的事实联系起来，进而想到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朱门”的巧取豪夺，压榨剥削，才会使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成为冻饿倒毙街头的殍骨；正是由于剥削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以至于使之无衣无食，“朱门”才会有许多得发臭的酒肉！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多

么不合理啊！

读者从这两句诗上看到的决不止于两个画面，而是看到了不合理的阶级社会的丑恶。这两句诗的意义也决不止于杜甫本人在这两句诗后面所写的：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读者看到的也不仅是一墙之隔，一尺之远，荣枯迥异，苦乐不同，听到的也不止是杜甫本人感叹的难再述说的惆怅。读者还能联想到这荣枯迥异的不合理的丑恶现象的根源正是在于：把酒肉臭的穷奢极欲的享受建立在剥削、迫害“冻死骨”的基础上的“朱门”，而且也听到了人民要不再成为“冻死骨”，就必须改变“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呼喊声。

这也是文艺的一个美学特征：形象大于思想。形象本身具有比概念更为广阔的感性内容，内含更为丰富多样的意义，它可以激起读者广阔、丰富的联想。由于读者和作者的思想水平的差别，读者完全可能从形象中感受和联想到作者没有想到的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爱森斯坦说：“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更象二数之积”，把两个“镜头对列在一起，它们就必然会联结成一种从这个对列中作为新的质而产生出来的新的表象。”（《蒙太奇在1938》。《爱森斯坦论文选集》第349页，第348页。）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1月。）

这个“二数之积”作为“新的质”，在读者心灵中激起的审美感情，必须由经过作者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才能引起，它不是作者“率意”随便捡起两个形象画面所能引起的。所以，要作者对生活有独特的美学发现，能选取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生活形象，使之按其逻辑联系组接成形象体系，就成为十分必要。如果作者“率意”拼凑几个形象画面，就一定反映不出生活的逻辑联系所能体现出的“新的质”，也就一定不能激起读者的审美感情；如果作者在作品中直接说出“新的质”，要读者接受教育的思想意义，而不通过典型化的形象，那么也一定不能激起读者的审美感情；因为，离开对具体感性形象的感知，是不可能激起审美情感的。要激起读者的审美感情，最好的办法是“引人入胜”，即引导读者进入能产生这种感情的具体情境中去。这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理。通过对杜甫两句名诗的鉴赏，我们对这个美学原理可以取得更深切的体会。

二、“用常得奇”的艺术境界，来自对人民感情的审美体验

白居易的名诗《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也是使人惊心动魄

的诗句。它揭示了一个事实：按常情说，穷苦的卖炭翁衣不遮体，单薄而破烂，正该盼望天气暖和点才好，然而他怕天热了，炭价一贱，卖不掉，无以营生，连活命都难啊，因而他但愿天更冷些。

这两句诗深入到了卖炭翁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令人震动和惊醒的生活中深刻的矛盾。同样，它所激起读者的审美感情，远远超出诗的字面所写的“满面尘灰烟火色”等形象所给人的感受。它能激动读者的感情，使读者深入体验到卖炭翁的处境和心情，甚至会坐立不安地为他着急：他怕炭贱，但愿天寒，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天更寒冷了，只着单衣的老人又怎么受得了呢！已经“牛困人饥日已高”了，他在一尺厚积雪的“市南门外泥中歇”，好不容易盼到来买炭的“翩翩两骑”，谁知“一车炭，千余斤”只换得了“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这叫“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老人怎么活命啊！

这首诗还使我们联想到：即使如他所愿，天更寒冷了，炭价就能不贱了吗？

白居易的诗深刻地表明了：只要有巧取豪夺、剥削压榨人民的官府在，炭价还是要压低到不够劳动者的血本！可见，问题不在于自然天气，而根本还在于社会制度！

老人被官府掠夺的事实，真是叫人欲哭无泪，悲痛欲绝，禁不住要抢天呼地，喊出：这是什么样的“宫市”，什么样的世道啊！

这个声音，在诗的字面上并没有直喊出来，它隐含在诗的艺术形象的后面，却比之直喊出来，更为有力，更为强烈，更能使读者萦绕脑际，永不能已！

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刘熙载所说的“初关”和“重关”这两道关中的“常语”和“奇语”的涵意是不一样的。

写诗的第一道难关是要避免一般用烂了的平常“套语”，要能找到新奇独特的艺术语言。这个难关突破之后，第二道难关就是要避免用看来新奇独特，实际却晦涩奥僻、有意斧凿、矫揉造作、实质肤浅的语言，而要能找到看来平常、浅显好懂、自然生动、毫无斧凿痕迹、又有深意的语言。白居易“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样的诗句，看来很平常好懂，却是自然、贴切、深刻、生动地反映出了卖炭翁内心的真实感情，揭示出了现实生活中典型的社会矛盾，能产生出不平常的奇特的艺术魅力。这种艺术境界实在是极不容易达到的。

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用常得奇”辩证统一的艺术境界呢？

我认为刘熙载有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明了一条重要的美学原理。

他是这样说的：“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艺概》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

这是说得很确切的。象卖炭翁这样的痛苦，即使他告诉别人，有的人还不一定能体会。而白居易之所以能“物我无间”，毫无隔阂地体察和反映出他的辛酸悲痛，好象他自己就是卖炭翁，那是因为他能设身处地、深入体验卖炭翁的处境和心情，有强烈的真情实感，把卖炭翁的哀乐作为自己的哀乐，“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所以才能真切地“代匹夫匹妇语”，达到了“最难”达到的境界。

作者要以艺术形象感动别人，自己必须要先感动，要对生活有独特真切的审美感情，对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深入、真切的体验和了解。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美学原理。此即刘熙载所说的“要其胸中具有炉锤”。这个“炉锤”就是冶炼生活矿藏中原始材料、从中提炼出金银珍宝来的必要条件，对于